太行骄子 三晋奇才

——沉痛怀念挚友王东满

□ 申修福

5月17日，一个不幸的日子。这天晚上10点22分，文坛一颗亮丽夺目的艺术之星黯然陨落。如泣如诉话一个接一个沉痛告知：王东满老师遗体定于5月在太原火化。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陷入极度悲中，一夜辗转反侧，思绪难平，一桩桩往事，一幕幕交水一般在脑海里涌动着，激荡着。

我与东满是相交相知60年、至诚至信一辈子的铁杆。我俩最早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他在长治读书，我在晋东南农专(长治农校前身)读书，俩人经长治市报》上发表点小诗和小文章。一次在报社相相一介绍，便结下不解之缘。到1962年—1964年，《火花》上发表了《重回太行山》一诗，我在《火花》上了《太行石头歌》《迎春小唱》《一片白云飘到窗口》比武会速写》等诗作。1964年，我与冀光明、孔德法创编的大型现代戏《民兵的枪》在全省现代戏会演中省城。(当时东满已到了省文化局戏研室工作)。1965作为山西代表团重要成员，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作积极分子大会，从北京返并后又在太原与东满相将北京开会的盛况告诉了他，又把我的处女诗集石头歌》被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列入“华北青年诗备出版以及《民兵的枪》被赵树理推荐积极准备进演的喜讯一并说给了他。他当时对我大加称赞，连连了不起！”

不幸的是，时隔不久掀起了文革风暴，我被当作周树理文艺黑线的黑爪牙、小爬虫，受到冲击和批判，刚出土的文艺苗苗惨遭蹂躏，一时间心灰意冷，情至低谷，连续数年不曾再写一点东西。万万没想到，王东满竟然悄无声息地写出并出版了40余万字的小说《漳河春》。1977年5月，东满带着他新出版的河春》专程到长子看我，当时他带了20本，除赠送我周围的一些好友也各有所获。接着，我与世钧陪同别到长子两个农业先进集体——段家庄和南漳大行了为期十多天的调查与采访。这一次东满长子之对我是个极大的震动、鼓舞和鞭策，使我又重新燃起作热情。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把我吸收员，1980年4月，让我出席了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协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东满又和我作了一史性的“创作长谈”，并选了我6首诗编入他责编的年—1979年《山西诗歌选》。(此时东满已经调到山民出版社担任文艺编辑)会后，又专门留下我创作篇叙事诗《山林的歌》，编入他责编的叙事诗集《血书出版。

1981年，我与李世钧、宋新有合作翻译了古典名著》，共90余万字，送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又是东满担编，他积极申报，倾力扶持，使这部《聊斋新译》分上、册得以出版，并成为当时畅销全国的晋版优秀图书。

自1980年之后，东满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进而成作协驻会专业作家，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创作成果接一部，名气越来越大，声望越来越高，而我却因机务繁忙，无尽“材料”所累，文学创作上远远落在东满二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尽管如此，东满仍然没了昔日老友，通过一封又一封书信，给予关怀，给予使我竭尽全力，奋起直追，取得了一点小小成果。我能有东满这样的贴心知己，是我此生难得的幸运与。

更令人难以忘怀、叫人倍感欣慰的是，我退休之后这多年，得到东满一次又一次的倾情关爱、鼎力相助和指导。

2000年，在长子县委和县政府支持下，我创办了文学季刊《精卫鸟》，东满以满腔的情与爱，为《精卫鸟》写了《尧乡神鸟唱新歌》的祝贺文章。2001年，长子县精卫鸟文学会成立，东满又以个人名义从太原发来热情洋溢、充满祝福与期望的贺电。2003年，《精卫鸟》创刊三周年，东满又写了“无法无天亦写诗，花开花落两由之，自然有道谁规范？诸艺融通任骋驰”的优美古诗条幅相赠。2005年，长子县作家协会成立，东满又以山西作家书画研究院的名义发来“事业有成，佳作累出，人才脱颖”的鼓励贺信。并以他的飞花妙笔为《精卫鸟》题写了刊名。2007年，长子县尧文化研究会成立，东满特地写了“传承陶唐文化丰韵，弘扬尧舜始祖精神”的条幅以贺。2008年，东满就《精卫鸟》2007年第4期“长子诗歌专号”写了精辟独到的评论文章，对长子每一个诗歌作者和全县整体诗歌创作起到了巨大的激励、鼓舞、指导和推动作用。

东满是誉满全国的大作家，又在省文联、山西文学院、省电影家协会、山西作家书画研究院等许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不以名高位显而瞧不起普通小人物，相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扶掖基县作者。别的地方我不晓，单就长子来说，他就先后为丹枫选编的《故乡情韵》，师喜明个人专著《晚花集》，孔德法的剧本曲艺集《新风正气歌》，冀光明的故事集《无字碑记》，冀光明、崔贵豪、温喜旺合著的《千年古县长子颂》，李秋保的《李秋保文集》等诸多作品集写了序言，表现了一个大作家体贴和关爱基层作者的真挚情怀和历史责任感。

几十年来，长子县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支规模可观的队伍，能够在正确道路上不断前进，取得新的成果，除了自身努力外，与王东满老师的倾情关怀、热情帮助与扶持分不开，王东满老师不仅是长子《精卫鸟》刊物的首席顾问，更是长子整个文学事业的引领导师。

王东满是长治县(今为上党区)白家沟村人，但他对长子这块古老土地同样爱得深沉，在长子县城北高庙，在国保单位法兴寺和崇庆寺，在发鸠山下第一村良坪，在传统村落南张店，在浊漳源头精卫湖畔，在县城西关我的寒门老宅，在段家庄、南漳、酒村、南刘、秦家庄等村街和田间小道，在长子许多文学爱好者和工人、农民家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足迹、笑容和异常珍贵、千金难得的诗文著作和书法墨宝。长子人永远记着他、怀念他，他那高大正直、平易亲和、真诚友善、英俊秀美的形象永远活在长子人们心中。

好友王东满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继赵树理、韩文洲之后，从晋东南革命老区走出去的又一位全国知名作家，是巍巍太行山和滔滔漳河水孕育出来的又一位杰出男儿，也是山西作家队伍中寥寥无几的响当当的多面手和全把式。他会写小说、会写散文、会写戏、会写电影、会写报告文学、会写新诗、会写古体诗词，还擅于书法，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一生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2部散文集，2部诗词集，3部报告文学集，2部书法集和一部长篇传记文学，同时还创作或改编了十余部电影、电视剧和戏曲剧本，可谓著作等身。后来，王东满被山西作家推举担任了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席，并主编了大型刊物《文坛春秋》，得到全省作家和艺术家的一致拥护与称赞。著名国学大师姚奠中老曾写诗称赞他：“知君小说入千家，不料诗词亦可夸。自是多才多艺手，砚池飞墨笔生花。”的确，王东满是山西作家中为数不多而当之无愧的作家、诗人、书法家，真可称“三顶桂冠，一代奇才”。

最后，让我用一副挽联结束此文：

满腔热血浑身才艺呼官民向善

十卷诗文一世名望与日月同辉

摄影：魏慧梅

刊头题字：李雨农

夏至感吟

□ 云水禅心

夏至炎炎日照长，时晴时雨自悠扬。
澄湖十里荷花绽，碧野千山白鹭翔。
蛙鼓蝉鸣寻雅趣，莺穿蝶舞竟清凉。
归来月下三更影，赋得诗心笔墨香。

蝉

□ 悟道

薄翼金丝倚翠薇，流霞落日唱清晖。
临窗婉转因时噪，恋树依稀任意飞。
酷暑含情期月晓，晚凉寄兴劝农归。
秋深纵使随风老，未敢公然物候违。

夏日

□ 草原之鹰

芳菲夏日三分醉，锦绣山川一片红。
遍地黄花开沃野，连天碧叶映晴空。
塘前赏景蜻蜓落，树下吟诗蛱蝶逢。
田里禾苗求细雨，滩头又见钓鱼翁。

乡村夏夜

□ 老来乐

夜幕降村民喜聚，乘凉说笑乐开心。
漫言祖国宏图梦，倾闻河蛙响亮音。
男女青年歌盛世，翁婆暮岁话当今。
子时瞬间吹风到，各自归家入睡深。

夏日迎来及时雨

□ 项立金

夏日荷香沁老腮，舒眉目展美颜开。
浮云朵朵悠悠过，喜雨丝丝缓缓来。
万顷翠秧翻细浪，一湖碧水酿新醅。
农夫盼得龙王到，还有红苕等着栽。

夏日休闲

□ 邱东生

水面来风暑气飘，红莲惊醒半池娇。
翩翩情影鱼吹露，阵阵歌声鸟弄箫。
口占诗章赓李杜，手谈棋局战金辽。
柳枝摇曳游人畅，我趁清凉雅兴饶。

仲夏有凉意

□ 方锡金

时阴时雨心神爽，仲夏浑如凉意秋。
小老耘耕风尚起，幼童玩耍汗无流。
露沾莲叶盘沾玉，翠满溪湾岸满鸥。
但愿家山炎暑少，闲听布谷亮歌喉。

笑蝉

□ 李本全

数载修来嘴一张，高枝密叶话风凉。
佳时得意应知浅，妙语称心不必狂。
鼓尾操琴吟低韵，潜身倚树引高吭。
常因聒噪频萦耳，暗地人前道短长。

读书，最是一往情深

□ 杜丽华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下的孩子对一切新鲜事物情深，尤其读书。

至今我都记得新学期发课本时的情景。要发新书用劲地把手在衣服上搓了又搓，眼睛紧紧地盯着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课本。由于激动，我的脸微微等老师念到我名字时，我快步走向讲台，双手紧张过老师递过来的一摞书本。那一本本教科书是我获长、产生认知的涓涓小溪，也是我最早洞悉外面世眼睛。

上初中时，在有的同学还交不起书本费而焦虑无奈候，我已受到了文字的蛊惑，一点点地喜欢，直至一地爱上。

我的父母在给我交了书本等费用外，还能为我挤出钱订一些课外杂志。初一年级，我便订了《山西青自从订下杂志后，我的心就一直在等，在等一件美事情降临在我头上。绿色邮递员如鸽子哨声的自行声终于在校园内响起，同学们团团围住我，眼里满羡慕、渴求的神情。我刚看完，同学们便挨个借着看实，我才十三四岁的年龄，并不能够全部读懂其中容，但还是依稀从那个窗口看到了外面一个崭新的并且向往这个世界。

书更关乎我生命的精神给养。即使没有富庶的生活，仍然可以拥有富庶的生命。

参加工作后我有了读书的机会，读书仿佛才刚刚开始。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蜷卧着身子，陶醉在读书的美好境界里。我在书的面前变得贪婪，蓬头垢面，却有着旁人不懂的惬意。我愿意闻着墨香起舞，把头掩在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入眠。书卷里难以遮掩的富有生命文字的气息，令我感觉我的生命中还有那么多的力量还需要去搏取。

这些年，我几乎把工作以外的时间都花到了读书上。有老师主动赠我书，我也经常和老师讨书看，每讨回一本，我都如获珍宝一样拥在怀里，慢慢品读。2018年，我偶然间看到了一本《漳河文学》，清楚地记得那是2017年第5期《漳河文学》，其中一文更让我久久难忘，那就是著名作家张石头写就的《等尘土的梦》。现实与心慢慢滋出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意念：我能不能也写出这样的书来呢？就在那个年代，形成了我的文学梦，形成了‘要做像赵树理那样一个作家’的意愿……”那种对土地的热爱、对文学的朦胧向往最终绘制了张老的人生坐标。读着张老师的文字，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原本，我也是有着文学梦想的人，也是想对脚下这片土地做点事情的文学人……

我知道，我的平凡注定我为脚下的这片土地做不了大事，脚底下的空荡会让我产生一种虚无的空。但我常常叮嘱自己，一定要回到这片土地上来，让湿润的泥土、温暖的泥土从我的脚趾间冒出，做一个平凡但很虔诚的歌者。

每个人的傍晚都住着故乡的晚霞，每个人的梦乡都有故乡的土地，有一个时间，故乡会回来找你。是的，近

创作，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创作经验。比如，文学作到底是作家的人格自传，是作家人格力量的链式的显示，作家应该培育和涵养自己强大的人格力量。作家人格力量的诸多因素中，至少有四种因素，即因素、情感因素、知识因素和智慧因素；比如，作家在培育和涵养强大人格力量并通过创作实践做终示的过程中，自觉地为作品倾注并力争使作品显示大气派意识……

张不代老师一边创作，一边思考。他心灵的多击、升腾、思索同时也呼唤着我，指引着我。只有文品与人格力量、文学作品与时代精神浑然一体，作能显示一种大气派意识。文学始终应该在创作实践练，逐步积累、逐步增强文学的强劲生命力。

我从不敢奢望我成为一名写作大家，但我愿意下这片土地献出我最深沉的爱。多次品读，多次揣思咀嚼回味，仿佛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位文学，他用自己的作品去体现强烈的时代意识、政治精愿意用自己一生创作经验引领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学树立一座历史丰碑。

观千剑而后识器。我读《诗经》《红楼梦》《文化《红与黑》《荆棘鸟》，读毛泽东、矛盾、鲁迅、高尔基